

是太好,却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,或社会效益较好,而经济效益却又很差的情况。对此目前新闻出版界已制定有关政策,积极扶植社会效益好的书籍,让它们摆脱经济上的困境;而对一些经济效益好,政治上无益或有害的,则加以取缔,控制。这些都是明智的做法。因为作为编辑,在判断书稿的取舍上,若着眼于出版效益,应首先着眼政治效益,社会效益。这不但是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教训,同时也应作为一条判断的准绳。

那么怎样才能取得正确的判断呢?我们说首先应加强理论和政策学习,提高自己的思想政策水平,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,这并非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,事实证明,一个编辑的马列主义水平的高低,对他从事编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其次是对周围环境的了解,出版是一种传播手段,目的在于对读者进行传授。然它的传播对象又不是绝对固定的,不同于教育对学生的影响。读者对图书报刊有选择权,市场对它又有冲击和限制,所以出版必须要了解周围情况,作为一个编辑来讲,他必须对周围情况、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经常进行分析、透视、以求制定合理的编辑出版方案,而决不能凭着一时的热情,或一厢情愿,结果造成判断失误。

另外要使自己的判断趋于正确,还必须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。这里所讲的专业知识包含二个基本方面。一是自身的编辑业务技能,如选题、组稿、改稿、以及发排后的各种技术工作,另一是熟悉所编书稿的一些专业知识、特别是对知识信息的掌握。

### 三

编辑的智力因素除了上面提到观察力和思维力外,还有记忆力、注意力及想象力等,虽从编辑的工作实际状态来看,其作用不及上述二因素那么重要,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这里仅就记忆力作一简述。首先,我们说,编辑的工作离不开记忆。编辑每天接触大量的书稿。这些书稿也可以说是信息,能否取用,合不合选题范围,能不能在刊物中刊出、编辑要对其进行信息处理。这个处理,先得调动自己的记忆,在自己的记忆库寻找对应信息点,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信息。有则进行比较,没有则进行判断。倘若编辑的记忆库里信息越多,他的工作则越会显得顺利,反之,由于记忆衰弱,脑中空空如也,则工作会束手无策,在来稿面前,他难以作出优劣好坏的判断。甚至被一些不道德的作者所蒙骗。

另外编辑的思维活动离不开记忆力。我们都知道思维的物质基础是信息,而信息在于人脑的吸收、储存、整理。这一切离不开记忆。譬如一个编辑接到一篇稿件,阅读后,要作出判断,能否刊用,然这一判断并非盲目作出,而是在脑中作信息处理,调动大脑中各种记忆元素,从各个方面来衡量这篇文稿能否刊用,有否新意,能否产生轰动效应等。

记忆力对于编辑确十分重要,然而编辑的记忆又呈广博性的,他所记忆的信息是以多、新为主,对于深层次的信息并不十分强求。一个好的编辑,他记忆的信息越多,越广博,他应付工作就会越妥当。因此,我们在对编辑记忆力的要求上,也应偏重于这方面的要求,让编辑多接触社会、接触实际,多阅读书籍,借以武装自己。

注意力和想象,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智力因素。作为编辑的注意力是否专注,想象力是否丰富,对于搞好编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。只是限于篇幅不详述了。

## “不”字和“也”字(读《管锥编》)

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。按“不”字为一篇眼目。“不知何许人也,亦不详其姓氏,不慕荣利……重言积字,即示狷者之‘有所不为’……王夫之所谓‘言‘无’者,激于言‘有’者而破除之也。”(第四卷第一二二八至一二二九页)“不”字句全是否定之句。

和《五柳先生传》相反的一篇文章,就是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假如以“也”作结的作为一句,全文共计二十句。这二十个“也”字句全都是肯定之句。

综观全文,欧阳修所肯定的是他的“乐”:他乐滁地林壑之美,乐醉翁亭的选址得当,乐民众之乐,乐游宴之乐,乐随从之乐,乐禽鸟之乐——一句话,乐当时的政通人和。

如果《五柳先生传》所表达的是这位先生理想和现实的相乖,那么《醉翁亭记》的表达的是这位太守理想和现实的无间。前者以“不”字为一篇眼目,后者则以“也”字(即“是”字)为一篇眼目。(李金波)